



××兄：

從民國六十年十月起，國語日報「兒童版」、「兒童文學週刊」經常發表兒童詩，討論兒童詩的寫作、欣賞和指導的文章，另外又有「兒童月刊」、「小讀者」、「笠詩刊」也經常刊登兒童詩，以及貴刊所屬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設立兒童文學創作獎對兒童詩的獎勵，看來，曾經是我國兒童文學中最弱一環的「兒童詩」，現在可說已經起步了，但真正關心兒童詩的，還僅止於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一部份教師作家而已；至於現代詩人肯關心及此的，實則少之又少！

有人以為「兒童詩」就是一些平白易懂也易寫的東西，談不上是一種創作，與現代詩之講求繁複的意象，深邃的意境來，它是單純得多，自然引不起興趣，所以對兒童詩的寫作，不僅沒有給予重視，甚至還卑視它，這是很不公平的。

我認為「兒童詩」也是詩的一種，它不僅要做到易感易懂，還要有「詩質」的存在，使兒童閱讀後，能有別於閱讀其他類型的微妙感受，而有所領悟，有所回味的快感。因此，從事兒童詩的寫作，也是一項神聖的文學創作的工作，只要真誠的獻身於它，同樣應該受到尊重。

貴刊八月號有現代詩人張默先生「彩色的聲音」談「兒童詩」，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實在是很難得的，我希望其他的現

代詩人也能對正在起步的「兒童詩」，多多表示關懷，倘能不忘自己也曾經是個兒童，而了解兒童的需要，從注視兒童詩的存在，進而把好的兒童詩推介出來，同時也撥出一點時間來為兒童寫作，那麼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兒童文學的園地裏，也當會開出很多各式各樣美麗的花朵，以豐富兒童的心靈世界，或陶冶他們的性情。

兒童詩是需要有自然的節奏和明確的意義的，張默先生引用拙作「古井」有小小的遺漏（或許是校對的疏忽，第四行掉一個「星」，第六行少一個「們」字），我覺得這兩個都關係到節奏的自然，和意義的傳達，有補正的必要，全詩如下：

夜晚的天空

是一口很老很深的古井；

我丟下去的白石子，

變成很多很多的星星。

可惜，我聽了很久很久

都沒有它們的回音。

另外同文引用黃基博的「天」，第三行也漏掉「那一塊」三個字，一併補正，敬請惠予刊登。謝謝。

編輯先生：

讀林以亮先生的「試評紅樓夢新英譯」（書評書目二十五、二十六期），真覺趣味無窮；既可細細玩索 Hawkes 譯筆，又可重溫紅樓夢的細節，在「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之後，現在我們又喜見「評紅樓夢新英譯」了。

雖然 Hawkes 說，他所根據的不僅是一種版本，但仔細查對後，新英譯大體上還是依據程高本的。我認為林先生先前的觀點仍可成立，至少在第一冊（第一回至第二十六回）是如此。

林先生舉出了幾個例子，說明 Hawkes 有時也採用鈔本，在此我也想舉幾個例子作為補充：

第十六回，「秦鯨卿夭逝黃泉路」，程本沒有秦鐘魂魄回陽的情節，Hawkes 雖未逐字按脂本譯（譬如他略去「天下的官管天下的事」，以及秦鐘的遺言：「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等語），但從譯文看來，他確曾參考過脂本。

程本：

林煥彰 七月十二日

衆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麼『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想來，他是陽間，我們是陰間，怕他亦無益。」

譯文在「怕他亦無益」後，再添上「一大段」

The demons showed signs of disarray on observing their leader to be so affected, and there was some angry muttering: 'Yer Honour was putting on a brave enough show a short while ago. Why should the name "Bao-yu" throw you into such a state of commotion? If you ask us, seeing that he's upper world and we're lower world, there'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We might just as well carry this one off now and have done with it.'

The trepidation of their leader, who was perhaps thinking more of Bao-yu's demon-repelling talisman than its wearer, was far from comforted by this reflection.

'No! No! No!' he shouted, and compelled them to let the soul return to its body.

With the return of his soul Qin Zhong regained consciousness and opened his eyes. He could see Bao-yu standing beside him; but his throat was so choked with phlegm that he was unable to utter a word. He could only fasten his eyes on him and slowly shake his head. Then there was a rasping sound in his throat and he slid once more into the dark.

第十八回，寶釵笑道：「……唐朝韓翃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煙綠蠟乾』都忘了麼？」韓翃，庚辰本作錢翃，Hawkes 的譯文如下……

'It's from the Tang poet Qian Xu's poem "Furled Plantains":

Green waxen candles from which no flames rise.

Do you mean to say you've forgotten that?

第二十四回，

程本：

賈芸自然也難提，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霰齋書房裏來。只見茗煙在那裏掏小雀兒呢？

「只見茗煙在那裏掏小雀兒呢」，庚辰本作：「只見焙茗、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爲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又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Hawkes 根據後文翻譯，譯文請看「試評紅樓夢新譯」，書評書目二十六期（六十四年六月），頁⑥。

第二十五回，「魔法叔嫂逢五鬼」，

程本：

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問了他二人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並在一處，拿針釘了：『回去我再作法，自有效驗的。』

「叫他並在一處，拿針釘了」，甲戌本、庚辰本都作：「一並五個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後來，趙姨娘和周姨娘都到怡紅院來瞧寶玉，甲戌本有脂批云：「趙軀進怡紅爲作法也」，果然不久之後，寶玉就頭疼了。Hawkes 在譯文中，把程本所無的「掖在各人的床上」一語譯出來了，還譯出「青臉紅髮的鬼」來：

.....then, after rummaging for some time in the capacious waistband of her trousers, she fished out twelve little paper cut-out figures—ten of them demons with green faces and red hair and two of them plain human figures—and handed them to Aunt Zhao. Dropping her voice to a whisper, she instructed her to write the eight symbols of her victims' nativity—two for the year, two for the month, two for the day and two for the hour—on each of the human figures, wrap five of the demons round each of them, and slip them

somewhere under her victims' beds.

'That's all you have to do,' she said, 'I shall be doing other things at home to help you. It's sure to work—no question of that. But you must be very, very careful. And you musn't be afraid.'

邱成章

六月十七日新澤西州旅次

編輯先生：

自從楊青矗先生在貴刊廿四期談到「國語和方言比，國語的語彙可說很貧乏。」這句話之後，接連着書評書目每期都有人討論到這個問題，可見得有不少人對國語的推行十分關切。我也曾經在廿五期的書評信箱中對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不過因為寫那封信時十分匆促，有一些地方還需要補充：

1、楊先生在談話中舉了許多閩南語的語彙在國語中不能找到來證明國語的語彙貧乏，這種說法實在似是而非。略有語言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兩種不同的語言間它們的語彙絕不會是對等的，我們絕不能以甲語言中的某些語彙在乙語言中找不到，便說乙語言

的語彙貧乏。正如國語中「愛」、「要」、「喜歡」這三個日常用語在閩南語中很難分辨，可是我們絕不能據此來判定閩南語的語彙貧乏。因為閩南語仍舊可以運用其它方式來表達這些不同層次的意念。

2、雖然我們以北平話為標準國語，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北平話都可以收進國語，因為有許多北平土話具有強烈的地域性，所以實際上仍然只能算是方言，而不能說是國語。但是北平話中一些日常生活常用的用語，我們却不妨多多學習。

3、我說過很贊成用方言來豐富國語，不過我希望國語在吸收方言的語彙時應該順其自然，而用不着文學作品來推波助瀾。今天我們說「蕃石榴」為「芭樂」；說「聊」天為「擺龍門陣」，似乎都沒有借助過文學作品來宣傳。若我們強要把一些方言語彙硬生生地用到文學作品中，那只會使得那作品的文辭含混，未必能變得生動。而我們推行國語則不能順其自然，必須善於運用各種傳播工具來加以輔助，才能使國語的推行有成效。

另外有很多人對於國語的觀念很不正確，他們把國語當成「外省話」，這真是謬誤到家了。國語乃是

要推行於全國，使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溝通意見的標準語，並不指的是那一省的話。再說除了北平人從小就有機會接觸所謂的標準國語外，其餘各省的人都需要通過訓練才能說標準國語。但由於社會上不十分重視國語，大多數的人對於標準國語都沒有什麼概念，以至於標準國語因為只有一部份播音員及演員使用而變得十分貴族化，想必這不是推行國語的目的。目前電視臺有兒童英語教學節目，卻沒有國語教學節目，這真是怪現象。如果有關單位能製作一些適合學齡前兒童觀賞的國語教學節目，使全國兒童從小就能接受標準的國語訓練，相信對於標準國語的推行有很大的幫助。

盧廣誠 七月三十日

××兄：

臺灣近日出版的新書，我在圖書館都可看到，這裏的圖書館辦事效率甚快，凡是臺灣比較重要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或是比較好的書，我在一兩月內馬上可以看到，這也是我為什麼要把我的借書經驗寫出來的原因。華大的遠東圖書館藏書甚豐，所以在尋找資料

方面還沒發生過困擾的事，比起在臺大時的研究，方便了许多，這也是我們應該感到慚愧的地方，我常想，什麼時候臺灣的圖書館制度趕上美國的話，什麼時候文化復興就有希望，而我們這批讀文史的學生也不必迢迢千里來到美國了。

陳芳明 七月三十一日

第一屆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山裏的日子（少年小說組第一名）

林立著 王庭玖圖 定價三〇元

媽媽的心・春（兒童詩歌組第一名）

黃基博・謝武彰著 趙國宗圖 定價三五元

兒童詩集佳作選

景翔編選 定價三〇元

（一）奇奇貓（圖畫故事組第一名（共二名））

黃錦堂圖文 定價二五元

（二）妹妹在那裏？

劉宗銘圖文 定價三〇元

郵政劃撥：一九二七四 書評書目社

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號（三樓）